



# 新时代农村题材写作需要崭新的视野

□牛学智

城乡原本是割裂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二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过梳理一系列统计数据以及呈现出来的一般现象可知,在信息共享上,农村和城镇实际处于同一平台。从这里能提炼出来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预期,从大的方面来说,大体属于同一范畴。作为单独的个体,很难从这种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弄明白,自己到底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也很难搞清楚自己究竟倾向于现代还是后现代。因此,当我们介入农村题材写作的时候,面对的不是纯粹的农村、封闭的农村,而是与城镇相杂糅的农村。

我们在阅读一些关于城乡关系的叙事作品时,可以粗略得出一些显而易见的结论:“二元对立”思维以及套路化的叙事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消除,而是转化得更深更隐秘了。在一些故事中,有的人想方设法摆脱农村的背景,以进入城市既定生活流水线为成功。相反地,有的人生活在城市里,感受到城市生活的速度和压力,于是在脑海中将乡村无限诗意化。在这样的视野中,城乡之间是对立的、割裂的。这样写出来的城与乡,是想象意义上的,而非真实的、可信的。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乡村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写出真实的农村,描绘出农村世界的复杂性,呈现城乡之间的紧密关联。在此背景下,作为一种价值和思想叙事,当前农村题材创作究竟应该如何推进?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以往典型农村题材文学叙事及其理论批评标准呢?这都是我们必须深思的问题。

## 一

要判断去往哪里,首先必须了解来时的路。改革开放40余年,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也伴随着农村政策的变化、农村现实的发展而自我调整了40余年。作家们以各自的笔墨记录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发生的一轮又一轮变迁:由公社化大集体、“大跃进”,再逐渐走向联产承包责任制、新农合、新农村以及美丽乡村建设道路。农民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题材文学作品,正是如此忠实于此段农村历史,它的镜鉴价值就更值得重视。无论当今的学者对它有着怎样的理解和评价,它都早已镶嵌进文学史中的重要位置,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农村社会的发展变迁。

在十七年阶段,作家们有着令人感佩的写作态度,他们把自己定位为时代的书记员。不管在什么时候,这种写作姿态都值得我们后人反复琢磨。他们以自己的作品反映农村世界的深刻变化,塑造出一个一个具有时代性特征的人物形象。从这些人身上,我们能够感知到前辈公而忘私、以身作则、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勇于牺牲的精神。当然,站在今天的视角上,我们也要深刻地意识到,在这一阶段的农村题材创作中,有一些作品与农村政策走得太近了,成为了国家政策的简单图解。此外,有些人物的刻画过于刻板化,缺乏人情人性的维度。有些作品的社会学、史学价值超过了审美价值。因此,对于这一阶段的创作,我们不能满足于向后看的“知识梳理”,还要深思它对当下农村题材创作的或正向或反向的借鉴意义。

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思想解放被全面推开,农村题材文学也就不止一种声音了。其中特别耀眼的是同思想文化界“新启蒙”一起兴起的致力于描述社会转型与农村改革的叙事取向,底色多有“启蒙”气质。新时期以来,作家们以文学的形式关注“三农”问题,其中既有对共同奋进新生活的歌颂,也有对贫富差距等现实困境的描摹,触及了农村改革中出现的多种问题和复杂矛盾。强调真实,强调人情性,强调反思性,成为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写作的重要特征。当然,其中有些作品的反思,是有限度的。这体现为:更多地是对社会的反思,缺乏对自我的反思,特别是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反思。

进入1990年代,诗意浪漫的农村,构成了很多农村题材作品的主题。在这些作品中,虽然也不免旁敲侧击地论及城乡的差距和农村社会的凋敝与艰辛,但其建构农民主体性的主旨却是不变的主线。这时候,农村自然物质的主体化、功能化

和诗意化,农村动植物的主体化、功能化和诗意化,农村日常生活用具的主体化、功能化和诗意化,以及农民与庄稼从肉体到精神的同一性,以及“主客不分”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道德观、“物无贵贱”的平等观,是支撑起关于农村社会诗意想象的基本框架。彭维锋的“故乡”镜像的文学建构:当代农村题材文学中的家园书写》、江胜清的《论当代农村题材文学中“新农村”的书写》等文都对此有精彩论述。

真正的农村题材文学,必须首先把自己浸泡在世俗的农村现实酱缸里,方能比別人更多地看到物质现代化背后人的现代化程度。按照文学的诗意浪漫叙事,那样的农村当然高度契合我们对“美丽乡村”的表述。问题在于,勾勒美丽蓝图并不难,不就几行文字吗!然而,“三农”问题的中心乃农民主体性的生长,而且是一个个具体个体的成长。这并非那种整体化的诗意想象所能呈现出来的。

作家们并不像有人指责的那样,不了解一拨一拨的农村政策,而是太了解了。非但如此,对政策的了解,远胜于其对切实实现社会运行纹理的熟悉。他们都知道也都在践行写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最终是为了写农民的现代化这一命意。但他们普遍忽略了在现代社会机制中,写农民如何缓慢成长为具有主体性的自我这一关键环节。所以,有些作家困省事,他们笔下的“现代农民”,不是吃苦耐劳的带头人、能人、乡绅,就是严格执行上级政策的基层党员干部,这些人当然也非常重要。但我们在很多作品中看不到人物(特别是普通人物)的自然成长,看不到主人公在现实境遇中的真实挣扎,更多是一种脸谱化的描写。这道理正像1963年严家炎对《创业史》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判断:“梁生宝在作品中处于思想最先进的地位,但思想上的最先进并不等于艺术上的最成功;人物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并不就能决定形象本身的艺术价值。”(《关于梁生宝形象》)

## 二

结合我本人在基层农村无数次的调研实际,我认为,在农村题材文学写作中,最需要的并不是简单的解构,也不是省事的建构,亦不是作家懂多少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的问题,而是要有一种自觉的文化现代性思想。

其一,急需文化现代性思想重建故事题材。经典人类学和社会学分析指出,只有积极干预人的不自觉状态,才能把人从浑蒙世界中解放出来。在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城乡融合发展迅速推进的当下,大多数故事仍然以传统农耕文化秩序的超稳定性来嘲讽流动城市人生的欲望与灰暗,这显然是视野局限所致。引入现代性思想,就是希望文学叙事摆脱对宗法宗族文化程式的依赖,从更自觉的层面反观、审视传统农耕文化情性,推进审美模式、情感结构、形象体系整体完成现代性转型。

其二,急需文化现代性视角调整故事的讲法。文学故事的确有诗意浪漫的人文情怀,然而当情节、细节仅仅属于特殊个体所独有、所独信,就很难上升到时代的高度。因此,只有把讲好故事认同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公共参与行为,内化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思想言说,才能从主体性本身避免把客观主观化。

其三,急需文化现代性思维打破故事的二元价值模式。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之所以多含二元思维模式,是因为它们只是在农耕文化内部看待农耕文化,在城镇文化内部看待城镇文化,或者以传统农耕文化看待新型城镇文化,以新型城镇文化看待传统农耕文化,在价值取向尚未走出非此即彼的循环惯性,引入文化现代性价值,是希望农村创作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审美惯性,以整体的成熟的视野来看待现实,从而建构新时代农村题材的新型叙事模式。

(作者系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经典的阐释是永恒的话题,好的阐释是读者体会经典之美最便捷的渠道。经典作品往往具有多义性,这也正是经典的魅力。当代阐释学以其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给文本的阐释带来无限的延展性。但过分强调阐释者的重要性会导致阐释的随意、粗略与偏激,造成作品的误读,从而使得读者难以认识到经典的精妙之处。学者张江认为:“正当之阐释,应以建构平等对话为目的,通过对话,实现交流,完成阐释。”所谓平等对话,即阐释者在发挥主观能动性,作出具有当下时代特色的阐释时,也应当对作品进行多维立体的考察,尊重文本背后的历史语境。经典的阐释是严肃且严谨的,这种严谨并不是在桎梏阐释者的权力,而是为了保护经典的经典性。因此,阐释者为了避免误读经典,就要了解经典误读的形成原因。笔者以中国古诗词为例总结了造成经典误读的三个成因。

## 一、著名阐释的影响

在经典文本的流传中,会出现一些影响巨大的著名阐释,每一位阐释者对经典再阐释时都无法回避其影响,可借用西方文学理论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的术语,称之为“影响的焦虑”。兹举一例,如对王维《使至塞上》一诗最知名的阐释当属《红楼梦》第四十八回中的话语。《红楼梦》本就家喻户晓,再加上香菱学诗一回曾入选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其影响之大不可估量。此回中香菱说:

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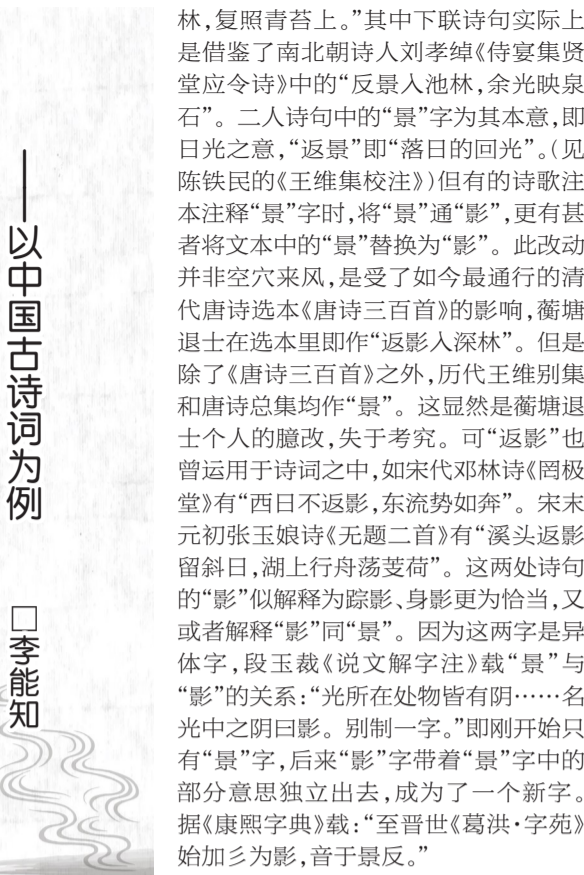
香菱的阐释是结合了王维诗“诗中有画”的美学特色,将王维诗句在脑海中用画的方式呈现出来,形成强烈的画面感。这样的阐释能够引导读者的审美方式,从而体会到不可言传的言外之意。自此,当代阐释者大都按照香菱的阐释来解读此诗的美学特征,典型的如著名的《唐诗鉴赏辞典》。但是,香菱的阐释却存在很大的问题,其“想来烟如何直”一句看似有理,实则缺乏对用字合理性的思考。诗句中的“烟”并不是普通的烟,而是边塞烽火台所点的“狼烟”,狼烟的直是由于燃料的搭配而导致,它的直不是无理,而是合理的。只有放一束“孤烟”则是代表无战事的“平安火”。《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六典》载:“唐镇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旦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初夜是指晚上7时至9时,按照北京时间太阳已经落山了。但是由于地球自转的原因,中国的西部夏天太阳落山的时间相对于东部更晚。所以在时间上完全合理,王维当时正是在落日时分看见的平安火。

在解决了“孤烟直”的问题后,整首诗的意脉也就流畅连贯了。“平安火”象征着边塞安定,敌人莫敢来犯。公元737年,大唐王朝正处于开元盛世时期,《旧唐书》记载:“三月乙卯,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自凉州南率众入吐蕃界二千余里。己亥,希逸至青海西即佐素文子嘴,与贼相遇,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边塞,从首联用苏武“单车”的典故,到中间二联雄壮阔大的景色描写,再到尾联“勒石燕然”的典故,整首诗歌的“盛唐气象”喷薄而出,诗人欲效仿先贤报效国家,无处不透露着积极昂扬的心态与大国的自豪感。而由于《红楼梦》中香菱对于诗句的美学阐释,使得有的阐释者为追求诗歌意境美上的阐释,将此诗与张九龄罢相一事相联系,认为此诗中“单车”、“征蓬”、“归雁”、“孤烟”、“落日”等意象所塑造的是“悲凉”、“感伤”的意境,虽然从美学分析上来看有其合理之处。但这种感情基调显然是与整首诗的气韵不合,与诗人所处的历史语境也是相违的。王维在此次出使边塞后所写的诗歌,如《出塞作》等诗篇皆刚健有力,气象雄浑,无半点感伤之意。

## 二、版本流变的影响

经典文本在流传的历史过程中,难免会因为各种原因出现变化。有时候一个字的改动会影响文本的意蕴,有的改动是改得更好了,如著名的推敲典故。有的改动则是篡改或错改,使得文本的艺术表达出现偏差。而当这些篡改的版本成为了通行本,其贻害匪浅。所以,弄清文本在历史流传中的变动是正确阐释的基本前提。

王维名篇《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



□李能知

林,复照青苔上。”其中下联诗句实际上是借用了南北朝诗人刘孝绰《侍宴集贤堂应令诗》中的“反景入池林,余光映泉石”。二人诗句中的“景”字为其本意,即日光之意,“返景”即“落日的回光”。(见陈铁民的《王维集校注》)但有的诗歌注本注释“景”字时,将“景”通“影”,更有甚者将文本中的“景”替换为“影”。此改动并非空穴来风,是受了如今最通行的清代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的影响,蘅塘退士在选本里即作“返影入深林”。但是除了《唐诗三百首》之外,历代王维别集和唐诗总集均作“景”。这显然是蘅塘退士个人的臆改,失于考究。可“返影”也曾运用于诗词之中,如宋代邓林诗《罔极堂》有“西日不返影,东流势如奔”。宋末元初张玉娘诗《无题二首》有“溪头返影留斜日,湖上行舟荡菱荷”。这两处诗句的“影”似解释为踪影,身影更为恰当,又或者解释“影”同“景”。因为这两字是异体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载“景”与“影”的关系:“光所在处物皆有阴……名光中之阴曰影。别制一字。”即刚开始只有“景”字,后来“影”字带着“景”字中的部分意思独立出去,成为了一个新字。据《康熙字典》载:“至晋世《葛洪·字苑》始加彡为影,音于景反。”

回头看诗句,很明显此处取日光之意,否则何来后句的“复照”。若解释“影”同“景”,就是画蛇添足了,本来历代版本就皆无“影”字一说。有的阐释者解释为树影照在青苔上,给人一种深林的幽深阴凉感。撇开版本上的讹误,这样的阐释同样是能够给读者带来美感体验的。但是,这与经典文本的原创造性就大不相同了,原诗句的表达是与诗歌上联的听觉表达呼应,落日阳光照在青苔上形成奇异的色彩,给人以视觉上独特的体验,调动人的感官以体验自然之美。而若解释为树影,由于阴影的遮蔽,则不能达到色彩冲击的强烈效果,从而淡化了王维“诗中有画”的特色了。

## 三、生活体验的缺乏

艺术来源于生活,经典作品能够用最精练的语言表达出人类最细腻的感受,从而让读者产生共情。“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是因为它们的生活中没有到过海,见过冰。阐释者若没有作者相应的生活体验,很难体会作品的美妙之处,作出高明的阐释。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宋祁《玉楼春·春景》的写景名句“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时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王国维的评论可谓中的,但是并未阐释为何“闹”字用得恰好。有的诗词鉴赏书中,阐释者据此发挥进行体式式阐释,说词人采用拟人手法,将杏花拟人,即春天来了,杏花开满了红杏花,春风一吹,红杏在枝头乱颤,像人一样摇摆出去,好不热闹。这种阐释普遍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也认为这种阐释是合理的。但在我个人看来,或许还有更加贴近生活实际经验的阐释。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两句联系在一起看,“绿杨”、“红杏”形成了鲜明的色彩对比,给读者以视觉享受。同时,花自然有清香,是嗅觉体验。“晓寒轻”的冷暖是触觉体验。而这一“闹”字正是重要的听觉体验。春天杏花开放,自然会有蜂蝶围绕看杏花采花蜜,花粉,自然会有鸟儿停在杏花枝头,自然会有踏青赏花的男女在杏花附近玩耍。蜜蜂的嗡嗡声,鸟儿婉转的鸣叫声,踏青男女的嬉笑声,这些都是春天最自然的声音。这些也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词人没有直接去书写,而是用一“闹”字,不露痕迹地将这些情景与声音概括了进去。这一“闹”字给词人所塑造的画面注入了灵魂,就像给电影配上音一般,使得整个画面灵动起来,富有生机。这种体验是春天去踏青赏花的每个人都有的体验,而只有细致的词人捕捉到并用通感的手法,精练地表达出来。我的这种阐释,可能也会面临“强制阐释”、“过度阐释”的质疑。但是,将“闹”字与赏花者的“听觉体验”联系起来,是非常合理而且必要的。

总之,无论如何,经典阐释需要富有时代气息和个人体验,否则阐释学就是死的。同时在阐释时应当避免误读,既要扎根于小学去阐释大体,又要有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不能忽视经典文本的整体性与历史性。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 (上接第1版)

新时期以来,东北逐渐成为儿童文学的重镇之一,东北儿童文学作家始终走在儿童文学的第一方阵,并呈现出越来越强劲蓬勃的创作态势。当代东北儿童文学的创作发展枝蔓繁盛,在小说、诗歌、散文、童话、幼儿文学等体裁上都有成果颇丰的代表性作家,形成了一股新老相携、笔耕不辍的有生力量,包括吴梦起、郭大森、胡昭、肖昱志、王左泓、胡冬林、常新港、鲍尔吉·原野、薛卫丹、孙慧芬、陈玉彬、谢华良、刘虎、薛涛、格日勒木格·黑鹤、王立春、常笑予、刘天伊等。

东北儿童文学有着独特的美学风貌。在创作方法上,东北儿童文学作家注重幻想性与现实性、先锋性与传统性、艺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擅长捕捉和刻画时代发展中少年儿童的成长心理与精神世界的细微变化;在写作风格上,东北儿童文学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既有平原、森林、深山、风雪等独特的生态景观,又有黑土滋养的传统乡村风情,也有工业化推进下的新东北风貌,充盈着豪放、苍凉的艺术气质与独特的诗性。更重要的是,作家们并不回避近年间社会转型中东北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与矛盾,在厚重粗犷之余也有诗意轻盈的一面,尤其注重在生活的苦难与波澜中凸显“真善美”的人文情怀与温暖力量。

“每一个作家的谋生立命之本,就是深扎脚下与血脉相通的土地,从而获得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艾平认为,东北儿童文学的地域特色突出表现在作家塑造了许多具有东北气质的人物形象,他们骨子里透露出东北沃土孕育出来的豪迈、坚强、耿直和厚道。这些富有个性的人物故事和丰富

情感,与北方土地的博大、凛冽与辽阔不可剥离。

“语言是儿童文学的入场券,好的儿童文学就是说小孩儿愿意听的话。”鲍尔吉·原野谈到,东北人崇尚幽默,也喜爱言谈举止幽默的人,东北方言就具有鲜明的幽默气质。尼采、叔本华、周作人、马克·吐温等作家都对幽默下过定义,概言之即言浅意深,东北儿童文学作家正善于将幽默的语言放置在作品中,简洁明快而意味深长,天然亲近儿童的阅读偏好。

“北方的土地和乡村的孩子为东北儿童文学作品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黑鹤表示,东北作家身上有谦和温厚的北方气质,就像九月黄昏的田野。他们书写乡村,关注弱势群体,是为世界带来希冀的点灯人。“当暮色低沉在北方的大地上,红色的灯笼缓缓升起,那温暖的红色其实就是孩子的希望。”

“东北儿童文学作家始终保持着追求难度写作的艺术初心,他们的文体意识很强,会把一些看似处于两极、相互冲突的意识元素,非常完美地统一起来。”李东华认为,东北儿童文学作家一直保持思考,尝试打通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山野与都市,黑鹤《驯鹿六季》、薛涛《桦皮船》、刘东《世界上没有空房子》等作品,都体现出作家们对于自然与儿童成长之间关系的探索、对于时代脉动的敏锐把握以及对于少年心理的细腻刻画。

未来,东北儿童文学将在现有良好态势的基础上,继续注重创作队伍的培养与集结,继续关注当下社会生活中少年儿童的内心世界,在扎根乡土、融合生态、面向未来等方向不断开拓。(教鹤然)

## 《湖州晚报·散文诗月刊》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举办

本报讯

7月11日,《湖州晚报·散文诗月刊》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于湖州市吴兴区召开。座谈会由湖州市委宣传部、浙江文学院院长、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湖州市文联、湖州师范学院中国散文诗研究会联合举办。程士庆、孙昌建、沈苇、梁晓明、潘维、箫风、王有娜、陈建良、覃泓、张林华、卢萍、徐良、秦跃宇等诗人、作家共30余人与会。据悉,《散文诗月刊》(前身为《南太湖诗刊》)创刊于2012年端午节(6月23日),由《湖州晚报》与湖州师范学院中国散文诗研究会联合主办。大家在座谈会上表示,十年来,《散文诗月刊》始终秉持“开放、多元、兼容、新锐”的办刊宗旨,致力于向读者推介散文诗创作和研究最新成果,连续推出30期“中国散文诗百年巡展”专辑,重点推介36个全国重要散文诗群,先后推出“90后”“00后”“05后”作品专辑,对推动新世纪散文诗创作、研究和年轻作者队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散文诗月刊》将继续坚持“名家与新并重,作品与理论兼容”的办刊特色,努力在“多出精品、多推新人”上下功夫,力求办出自己的风格,形成鲜明特色,作出更大贡献。(欣 闻)

## 小海诗集《世界在一心一意降雪》首发

本报讯

7月5日,“在江南写诗——小海《世界在一心一意降雪》新书首发式暨分享会”在江苏书展期间举行。小海本名涂海燕,是“他们”诗群的代表诗人之一,《世界在一心一意降雪》是小海40年诗歌创作成果的精选集,近期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诗集按创作年代编选,选取小海不同时期创作的诗歌作品160余首。首发式上,范小青说,阅读诗集,看到了小海在40年的

## 专家研讨申平小小说集《马语者》

本报讯

近日,申平生生态小小说集《马语者》线上研讨会召开。此次研讨会以“助力生态保护”为主题,由广东省小小说学会、《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编辑部、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惠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指导,深圳市小小说学会、澳门写作学会、香港小小说学会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26位作家、评论家、学者参加会议。

##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合唱节举办

茶。据不完全统计,30年来,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余支合唱团队、12万余人参与了合唱节活动,线上覆盖人群过亿,有力改写了中国的合唱历史。本届合唱节聘请指挥家郑小瑛担任艺委会名誉主席,邀请合唱指挥家吴灵芬担任艺术总监。本届合唱节分为文化惠民、艺术交流、会议论坛、展演测评四大板块,包括中国国际合唱节30周年庆典音乐会、“双冠”音乐会、分组评测、“集爱之夜”公益专场音乐会、中国合唱与乡村美育论坛、闭幕式等六项主体活动。为最大限度地展现中外合唱团的风采,本届合唱节运用5G+、直播等技术手段,着力搭建一个多元化、立体化、视听化的合唱云平台,以更好地推动中国合唱艺术高质量、高水平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

写作中对于诗的执念。他的诗歌是对平凡生活的真实描述,呈现出超越琐碎日常的诗意。王尧认为,小海诗歌语言简洁、朴素,他以自己的写作抵御当下浮躁的现实世界,表现出对精神世界的坚守。韩东谈到,小海的早期作品就展现出极高的成熟度。更加可贵的是,他对诗歌写作保持全神贯注的姿态,持续了40年,体现了诗人在写作上的续航能力。(欣 闻)

与会者谈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宏大深刻的主题,申平擅长把宏大的主题巧妙地通过生动耐读的故事形式加以表达。纵观《马语者》所收入的36篇作品,都是将动物作为主角。申平秉持万物平等的生命理念,以巧妙的情节表达了他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美好期盼。此外,申平善于通过动物写出社会百态,有强烈的社会意义。在艺术上,申平不断转换叙述的视角,带来艺术上的陌生化效果。(粤 闻)

##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合唱节举办

茶。据不完全统计,30年来,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余支合唱团队、12万余人参与了合唱节活动,线上覆盖人群过亿,有力改写了中国的合唱历史。本届合唱节聘请指挥家郑小瑛担任艺委会名誉主席,邀请合唱指挥家吴灵芬担任艺术总监。本届合唱节分为文化惠民、艺术交流、会议论坛、展演测评四大板块,包括中国国际合唱节30周年庆典音乐会、“双冠”音乐会、分组评测、“集爱之夜”公益专场音乐会、中国合唱与乡村美育论坛、闭幕式等六项主体活动。为最大限度地展现中外合唱团的风采,本届合唱节运用5G+、直播等技术手段,着力搭建一个多元化、立体化、视听化的合唱云平台,以更好地推动中国合唱艺术高质量、高水平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